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謹 商仲堪 壽頌 李勢 郗恢 庾實 乞佛熾盤 姚紹 桓振 賈弼之
江陵趙姥 諸葛長民 鹽官張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國 丁譚 富陽王氏 樂遐 劉斌
王徵 張仲舒 蕭思話 傅氏女 郭仲產 劉順 王譚 周登之 黃尋 荊州人 田騷
鄧差 司馬申 段暉
庾翼

庾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拳有聲，忽失所在。（出《渚宮故事》）

庾謹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聞床前狗鬥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只見一死人頭在地，猶有血，兩眼尚動，其家怖懼，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且已復出。乃以磚著頭，令埋之，不復出。後數日，其母遂亡。（出《幽冥錄》）

商仲堪

晉商仲堪曾從桓玄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一青牛，形色瑰異。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駿駛非常，因息駕顧之，牛乃徑走入江，伺之終日不出。堪心以為怪。未幾玄敗，堪亦被誅戮矣。（出《幽冥錄》）

壽頌

晉孝武大元十二年，吳郡壽頌道志，邊水為居。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鵝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出《異苑》）

李勢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求寢床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之」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為桓溫所殺。（出《獨異志》）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內，忽有一物如蜥蜴，每來，輒先扣戶，則便有數枚，便滅燈火。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郗，不信，須臾即來。至龍安二年，郗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並及諸子。（出《幽冥錄》）

庾實

義熙中，新野庾實妻滎陽毛氏。五月暴曬葦席，忽有三歲女在席下臥，驚惶乃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記》）

乞佛熾盤

西秦乞佛熾盤，都長安。端門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甕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互相攻伐，國尋滅亡。（出《異苑》）

姚紹

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將軍紹帥眾攻函谷關。廚人為紹炊飯，氣蒸汗溜輒成血，腥甚。如此積日，紹心惡之，令勿復炊，乞飯於諸軍。後八十日，紹病死，泓為晉將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出《五行記》）

桓振

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為義師所滅，桓振，玄從父之弟。（出《異苑》。）

賈弼之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查丑甚，多須大鼻，詣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晝又夢，意甚惡之，乃於夢中許之。明朝起，不覺，而人見悉驚走。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曰：「那得異男子。」弼自陳說良久，並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俱書，辭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雜錄》，陳校本作出《幽冥錄》）

江陵趙姥

江陵趙姥，以酤酒為業。義熙中，屋內土忽自隆起。察為異，朝夕以酒酹土。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朝夕有聲，如哭。後人掘宅，見一異物，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謂土龍。（出《異苑》）

諸葛長民

安帝時，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有搗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令移各一處，俱遙相喚。又長民在豫州時，見屋中柱及椽栢間，悉見有如（「如」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蛇頭。令人以刀斫之，應刃藏隱。或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之同宿，駭愕不達此意。長民曰：「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狀。而來輒共鬥，深自懼焉。」長民俄而伏誅。（出《五行記》）

鹽官張氏

晉末有張氏，在鹽官，閒居端坐，忽聞煎食香。斯須，風吹一盤食至，酒肉饌饌畢備。有黃袍人乘輿來，上床，與張共食。問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輿而去。後張為孫恩所害而已。（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愉

王愉字（「字」原作「自」，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茂和，義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脫，（出《廣古今五行記》）

月朝上祭，酒器在幾上，酒器須與下地，覆還登床。尋而第三兒綏懷（「綏懷」原作「懷綏」，據陳校本改。）貳伏誅。（出《異苑》）

朱宗之

會稽國司理令朱宗之，常見亡人殯，去頭三尺許，有一青物，狀如覆甕。人或當其處則滅，人去隨復見。凡屍頭無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殯時，鬼無不暫還臨之。（出《幽冥錄》）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其為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公曰：「僕寧當請人之父而人之女？君復見來，便斲之。」後果得怪。（出《搜神記》）

丁譚

東陽丁譚出郭，於方山亭宿。亭渚有劉散騎，遭母艱，於京葬還。夜中，忽有一婦，自通雲劉女（「女」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郎，「患瘡，聞參軍統治，故來耳。」譚使前，姿形端媚。從婦數人，命僕具肴饌。酒酣歎曰：「今夕之會，令人無復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便令婦（「婦」原作「婢」，據明抄本改。）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亦足（「亦足」原作「故是」，據明抄本改。）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媼。繾綣覲良宵，（「覲」原作「觀」，「宵」原作「覲」，據明抄本改。）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便令滅火，共展好情。比曉，忽不見。吏雲，此亭舊有妖魅。（出《幽冥記》）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都出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斲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窸窣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並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懇告苦（「懇告苦」原作「種類專」，據明抄本改。）請乞放，王回顧不應。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獠。雲，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記》）

樂遐

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內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婦相繼病卒。（出《幽冥記》，明抄本、陳校本作出《幽明錄》）

劉斌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恍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被誅。（出《幽冥錄》）

王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出《幽冥記》，明抄本、陳校本作《幽明錄》）

張仲舒

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寸，長五六寸，皆以箋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異苑》）

蕭思話

蕭思話在清州，常所用銅升，覆在藥廚下。忽於其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升覆雀殯，其不祥乎？」既而被係。（出《宋書》）

傅氏女

北地傅尚書小女，嘗折荻作鼠，以狡獪，放地，荻鼠忽能行，徑入戶限。（「限」原作「眼」，據明抄本改。）土中。又折荻更作，咒之云：「汝若為家怪者，當更行，不者不動。」放地，便復行如前，即掘限內覓，入地數尺，了無所見。後諸女相繼喪亡。（出《列異傳》）

郭仲產

郭仲產宅在（「在」原作「見」，據明抄本改。）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竹以為窗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仲產以為吉祥。及孝建中，被誅。（出《述異記》）

劉順

宋大明（「明」原作「元」，據陳校本改。）中，頓丘令劉順，酒酣，蚤入妾許眼。晨起，見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作齋，親自切血，染齋食之，棄其有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出《述異記》）

王譚

大明中，瑯琊王譚，字思玄，為南陽太守。母喪去職，寄郡城南，設廬位於庭。有一光，大如鴨卵，黃色分明，從東來，入廳事上。俄頃，又二枚續至，其狀如前，良久乃去。自此夕夕來往，或單至雙來，久停則滅，一夜或四五來，如此十許日不見。其年，譚二婢死，明年弟亡，譚患疾，至都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如煙霧，垂頭，屬廳事前地，頭如大赤馬，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後半歲而明帝崩。登之曰：此事

業衰敗。（出《述異記》）

黃尋

後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忽風雨飛錢於其家，後巨富，錢至數萬，其年被誅。（出《五行記》）

荊州人

梁元帝天監元年，荊州刑人，殺了，其人不僵，首（「首」原作「手」，據明抄本改。）墮於地，動口張目，血如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與晉愍帝督運令史淳於伯同。（出《廣古今五行記》）

田騷

田騷，南陽人，梁末，晚暮執弓箭，從婦家還。去餘十里，無伴畏懼。遙望前路坂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騷謂欺己，謂之曰：「吾長者，與爾童稚共語，何為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坂頭，道邊有極大樹，小兒徑上樹，狀如猿猴。心以為異，乃張弓繞樹覓，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因病幾死。（出《五行記》）

鄧差

梁鄧差，南郡臨沮人，於麥城耕地，得古銅數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於皂莢樹下。遇一老公，謂差曰：「君雖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後，君必因火味獲殃。」差以為此叟假稱邪術，妄求施與，都不採錄。明年，宅內見一物，青黑色，似鱉而非，可長二尺許。自出自入，或隱或見，伸縮舉頭，狗見，輒圍繞共吠，吠則縮頭，家人亦不敢觸。如此者百餘日。後有人種作，黃昏從外人，見之，謂是虻，乃以鎌斫之，傷其足血，曳腳入稻積下，因失所在。自後遭火。兒姪喪亡，官役連及。差又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豐，何為頓爾珍差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鵝以自食，動筋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司馬申

陳後主時，倖臣司馬申任右衛將軍，常譖毀朝臣。後於尚書省晝寢，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席。時論以譖毀之效，而陳漸微之徵，後主竟降。（出《廣古今五行記》）

段暉

段暉，字長祚，有一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謝子厚贈。」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出魏收《後魏書》）

[返回 >> 太平廣記 >>](#)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開放文學網站](#)